

HEIMACHANGPIANXIAOSHUO CONGSHU



长篇小说丛书

何镇邦 / 关小群 /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生产队里的爱情

◎何玉茹 / 著

RBT69/04

生产队里的爱情



长篇小说丛书

何镇邦 / 关小群 / 主编

◎ 何玉茹 / 著

HEIMACHANGPIANXIAOSHUOCONGSHU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总 序

长篇小说创作怎样面对新的世纪

何镇邦

新世纪的曙光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在这新的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里,人们都在筹划着用什么姿态或者准备什么礼物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我们的这一套“黑马长篇小说丛书”,也是一份献给新世纪的礼物。因为它从现在起将陆续出版,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之初,可以说也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学工程。

我并不奢望能从这套丛书中不经意间跑出几匹黑马来,在文坛上闹个红红火火;我只希冀收入本丛书的作品将有一番新的艺术风采,并有比较稳定比较整齐的艺术质量。

本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有过那么一阵子“长篇热”。在这阵子“长篇热”中,各级领导倡导和干预,出版机构积极运作,老中青三代作家一齐上阵,各种新闻媒体起劲炒作,的确热得可以,成为九十年代文坛一大景观。当然,这阵

“长篇热”的确推动了长篇小说创作,诸如长篇小说数量激增,影响扩大,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作品,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的创作趋势,等等;不过,真正称得上是精品或力作的作品并不多见,而“长篇热”热过了头又带来某些领导不重视创作的艺术规律,作家文体意识淡薄、评论评奖庸俗化、书商炒作商品化等种种问题。在“长篇热”已经热过了头,需要降温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筹划和推出这么一套长篇小说丛书,这是需要首先说清楚的。当然,借这个机会也想说说我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想法,换言之,即谈谈长篇小说创作怎样面对新的世纪这么一个正摆在长篇小说作家和长篇小说研究者、评论者面前的问题。

长篇小说同别的文学体裁一样,它的艺术质量高低并不取决于写什么,而是取决于怎么写。写什么,亦即题材问题,对于创作的艺术质量当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把题材即写什么的重要性强调得过了头,尤其是强调到首要的或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步,那就是违背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的了。在过去特定的岁月里,我们吃过这种“题材决定论”的不少亏,后来又对其进行过清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文坛上,由于种种原因,“题材决定论”有死灰复燃之势,这个幽灵又在文坛上游荡。这就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我们绝不能再吃“题材决定论”的亏,对于它,无论是原装的,还是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过的,抑或以时髦的口号为掩饰的,统统加以拒绝。在这儿,我不想花费更多的篇幅来剖析几十年前曾经猖獗一时而今又卷土重来的“题材决定论”,我只想提醒广大读者回顾一下中外文学史,在几千年的文学史长河中,有哪一部优秀作品,或者传世之作是由于写了重大题

材？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是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基于对于题材问题的这种理解，在这套丛书里，我们不想给作家们在题材上划出“特区”，也不想划出“禁区”。我们鼓励作家们去写他们最熟悉和具有独到的深刻理解的生活，并用独特的艺术手段来反映或表现这种生活。于是，读者诸君已经或将要在这套丛中看到的作品，在题材上的确是多样的，既有写当下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也有相隔一段时间的逝去的生活；有比较重大的题材，诸如决定民族命运的战争和当今人们关注的改革事业，也有写身边琐事并从中加以深入开掘的；有作家亲历的生活，也有间接的生活，诸如石钟山通过历史文献资料重写的关于抗日战争后期滇缅战场野人区的那段生活，等等。总之，我们将在这套丛书读到的作品，题材是多样的，也是独特的。我们想用这些作品来表示我们对题材问题的一种见解，并对“题材决定论”作出严肃的拒绝。

决定作品艺术质量的因素很多，诸如作家的生活积累、艺术视野、文化素养、思想水平以及叙述技巧、语言表达能力等等，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被忽视。大量的创作实践表明，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往往对他的创作起重要的甚至主导的作用。一个作家在观察生活、梳理或提炼他从生活中提取的创作素材，尤其是在他进行作品的艺术构思时，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习惯或思维活动的方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思维。作家的艺术思维对于他的作品艺术质量起着重要或主导的作用。在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作家们的艺术思维大多是单一的、封闭的；他们往往用一种两极化、纯净化的思维方式来对待纷纭复杂、多姿多彩的

现实生活,把生活纯净化、两极化。这种思维的定势大大影响了作品的艺术质量。为了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必须突破这种纯净化、两极化的思维定势,使作家的艺术思维开放和多面化,以便能更好地表现变革中的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读者诸君从本丛书中读到的长篇小说,其作者大都是以新的开放的艺术思维方式来对待生活和构思作品的,因此也都将有新的艺术风采。

除了上述所论及的题材多样化和艺术思维开放性外,在这套长篇小说丛书中,我们还提倡作家们有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有较开阔的艺术视野。在文化上,或者说在艺术上,我们主张中外文化的杂交,中外艺术的嫁接。片面地强调民族化,片面地要求继承民族传统,和过于醉心地模仿外来的艺术形式,甚至拜倒在外来艺术的偶像之前,都是不可取的。在这方面,还是要记取鲁迅先生的教诲,一是对外来文化遗产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即占有、选择、消化;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进行改造,正如他所说的,“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见鲁迅的《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这种对传统文化有所删除又有所增益的革命性的态度,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杂交可以产生优良品种,在动物和植物界是这样,在文化界也是这样。我们提倡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杂交”,希望这种杂交能产生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艺术品。

小说是一种叙述的艺术,长篇小说尤其如此。一位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不会或不讲究叙述的艺术,不讲究讲故事的技巧,是不可思议的。长篇小说的艺术魅力固然有思想

的魅力,人物、形象的魅力和情节的魅力,但在某种意义上,更可以说这是叙述的魅力。本世纪六十年末诞生于法国的作为现代文体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叙述学,几十年来已经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叙述学的诞生和发展为研究长篇小说的叙述艺术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八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学者陆续翻译介绍了法国关于叙述学研究的重要论著,对我们的现代文体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叙述的角度和叙述的人称,从叙述的语调到叙述的节奏,从叙述时间到叙述声音,中外学者关于叙述学研究的新的理论成果完全值得作家们借鉴,并运用到长篇小说创作的实践中去。我一再呼吁作家们要强化文体意识,在这儿,同样也要重申这一主张。希望收入这套长篇小说丛书的作品,在文体上,尤其是在叙述艺术、结构艺术和语言艺术上都有新的追求和新的创造。

法国作家乔治·杜亚美说过:“现代长篇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是精神长篇小说。”(见《法国作家论文学》一书第112页,三联书店版)这话是有道理的。如果说,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创作是由情节性的长篇向精神性的长篇转化,亦即由故事化向心灵化转化的话,那么,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推进,长篇小说又将有什么新的转化呢?这是人们拭目以待和共同关注的。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这种转化已略露端倪,虽然难以一言以蔽之,但也可以大约可以说出其转化的趋势。我以为,这种转化中,由于作家们文体意识的逐渐强化,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由此我们是否可以预测,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将是一个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作的时代。希望这套长篇

小说丛书能更清晰地显示出这种重视文本、重视文体创造的世纪性的变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加盟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强化文体意识,重视文体创造。倘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所有参与这套丛书的作家们和编辑们的劳动也就很有意义了。

1996年盛夏时节,蒙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热情邀请,我和一批很有创作实力的中青年作家一起在避暑胜地庐山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同登三叠泉,观庐山瀑布,散步花径,探访植物园,一同纵论文坛流史,切磋创作技艺。下山之后,在南昌小住,江西省委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热情会见我们,并嘱我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长篇小说丛书。从那时起,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邓光东(现为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关小群、洪安南等领导和有关编辑的支持下,这套丛书开始运作,从筹划、组稿到编辑审稿,历时两年,第一批作品将陆续同广大读者见面。按照惯例应由我这忝列主编者写几句话作为丛书总序,一再推托拖延终赖不了账,只好写了上面这些话,权当丛书的总序,置于每部作品的卷首,和作品一并献给广大读者,恳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1998年7月7日初稿

8月15日改定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第一章

1

生产队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石小易总有一种兴奋感。

石小易没问过生产队的其他人对钟声的感觉,但她看得出人们是欢喜从家里走出来的,走出来的时候就像集体地去赶一个集日,熙熙攘攘的,又说又笑的,渐渐的,便几个一群几十个一伙的,被一块一块的庄稼地接纳下来。那是怎样的情景啊,头顶是大海一样的蓝天,脚下是湖水一般的绿地,身边是说啊闹啊的男男女女,有多少烦心事,也会在这热闹里融化了啊。

石小易今年十七岁,正是容易拥抱一切变化的年龄。

石小易喜欢这由学校的铃声到生产队的钟声的变化。

她永远记得上课铃声带给她的苦不堪言的紧尿的感觉,那莫名其妙的感觉几乎伴随了她整个的中学时代。人家往教室跑,她就往厕所跑,代价则是老师的训斥和同学们鄙夷的目光。有一回她踩着铃声正往厕所跑,被一个多事的男同学报告了老师,老师便令这男同学将她追回来。于是她在前面跑,这男同学在后面追,跑啊跑啊,追啊追啊,她晓得只要她停下来那男同学就不会再追了,可是她更晓得她是停不下来的,渴望厕所的感觉和被追赶的恐惧感使她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下仍不管不顾地跑啊跑。结果是她终于跑进了厕所,而那男同学则被挡在了厕所外面。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目睹了这一切,他将男同学唤回来,不知从哪里找了把锁交给了男同学,令他又飞跑过去把逃进去的石小易锁在了女厕所里。那老师年轻、英俊,所有的老师中石小易惟有对他暗暗地喜欢着,但也惟有他听信了同学的报告认为她是有意逃课,对她给予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惩罚。石小易站在被关闭的厕所里,竟是不知不觉地进行了一回彻底的小解,裤子洇湿了,地上流了不可收拾的一片。那一刻,石小易绝望而又平静地望着脚下,心想,让他们看看吧,让他们看看她是不是有意地逃课吧。仿佛是那一回小解彻底了结了她这一独特的苦难,从此她再没有过紧尿的感觉;而那老师则认为是他的惩罚起了作用,后来每遇到不好对付的学生他便不停地要重复他错误的行为。可他哪里晓得,他从此也就成为石小易最最仇恨的目标,他的课石小易总是不动声色地拒绝,看似好好地坐在那里,心里想的却是另一样事情;他的考试石小易也总是一字不答,她的试卷上永远是一个大大的“0”字。那老师用尽了种种的办法最终还是放弃了她,他无法有耐心与这样一个女孩周旋下去,尤其她与他对视的时候,他总是害怕似地先将目光移向了别处,她便愈发得意地向他注视着。

当然,石小易对一切变化拥抱是拥抱,却不会把学校的这事情

在生产队里说出来,在这人多热闹的地方,说给一个人就等于说给了所有的人,村里人没那么多的顾忌,传话方面也是无比自由解放的。因此石小易除了快乐,还有些微的一点焦虑,那就是尽快找一个可以与她说话的人,至少是能够说那事情的人,至少说出那事情后再不会被另外的人知道。但石小易晓得这并不容易,这种事情要紧的是个投缘,需要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你理解我我理解你的,况且她又不是个喜欢说话的人,人家谁有耐心总跟一个不喜欢说话的人呆在一起呢。然而这人又是非找不可的,面对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石小易就愈发觉出了与一个人友好的必要。

在生产队比在学校的好处,也表现在与人友好方面,学校的与人友好是短暂的、浅薄的,昨天还好好地今天就可能由于一场考试或者老师的一顿批评改变了性质,石小易吃过几回这样的教训,就再没跟哪个真正地友好过。而生产队就不是这样,生产队让人有一种深厚、自由的感觉,你尽可以由了性子毫无负担地与人去友好,因为所有的沉重都由生产队长一人扛在肩上,其他人只须付出力气就完成了这一切,就好比小时候的幼儿园,有阿姨为孩子们作着统一的安排,孩子们需要做的只有无忧无虑的玩耍了。石小易真高兴从学样回到了这幼儿园似的生产队,它却又与“短暂、浅薄”拉开了距离,并且再不会有考试来为难她了,她也不必再干什么家务,诸如洗碗、喂猪、和煤泥之类,由于她开始挣工分,她第一次从家务中解放了出来,她惟一要做的事情,便是下地挣工分了。可是,挣工分那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啊,扛一把铁锹或一把铁锄,随了人们笑笑闹闹的就是一天,多么简单的事情啊。那么剩下的事情,她不找一个与她要好的人又做什么呢?

石小易从学校回到村里的这一年是1972年,1972年像石小易这样的中学生回到农村的不知有多少个,学习好的学习不好的,一律永远地离开了学校。这让石小易更多了一份轻松,反正大家的

结果是一样的,不会有人来考察她聪明还是愚笨,她只管去做她喜欢做的好了。她高兴的正是这一样:做她喜欢做的。

2

石小易在人群里找啊找,从早到晚地寻找着能与她友好的人。生产队的活计在她这里就像一个背景,她一点不把它放在心上,只一心一意关注着她喜欢的事情。有一回出了点差错,她将山药棵子当了草锄去了,她便学别人的样儿,悄悄挖个坑把山药棵子埋了起来。这样的事情她注意到每天都在发生,大家的心似乎和她一样跑到别处去了,队长来了就轰轰地干一阵,队长走了就聊大天,说笑话。大家的心似也没在聊大天说笑话上,那些话多是张口就来毫不用心,甚至是一遍一遍的重复。她也搞不清大家的心究竟在哪里,像是一人一个样的,又像是大家全一样的,若是大家全一样,莫非也如她似的在找与自己友好的人么?村里人管友好叫作“不赖”,谁谁谁跟谁谁谁不赖。这词有些勉强的意思,但人们做起来可毫不勉强,谁若与谁不赖,简直可以心换心的,还可以是天长地久的,甚至可以延续到下面的一代。石小易寻找友好,自是对人们的不赖注意了许多,有一天她忽然发现,地里的活计不仅仅是个背景,还是人们寻找不赖的工具,人们利用下地干活的机会说悄悄话,帮人或受人帮,与队长或什么侵犯了他的人吵架,简直全凭了那块土地了,若是没了土地,人们该去哪里找他的不赖呢。这样看来,人们果真也如她一样,在一天到晚地寻找着友好了。这发现让石小易欣喜而又惊骇,生产队大约有一百多个劳力吧,一百多个劳力每天黑压压地往地里走,是一支多么强悍的队伍啊,可正是这支强悍的队伍,每天同她一样做着一件小小的却谁都看重的事情。石小易想象,黑压压的一群人集中在一块地里,你找我我找你

的,找啊找找啊找,该是多么有趣的情景。当然,这找多是在心里的,面上显露的只是干活的事情,还有队长和妇女队长的叫喊:干啊干啊,快些干啊。在石小易眼里,队长、妇女队长还有会计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离大家十分的遥远,尽管他们每天都在大家跟前晃来晃去的,每天的钟声也是由他们来敲响的,可是没有哪个人找他们其中的一个去友好,那疏远像是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即便钟声敲响的时候,石小易也感觉不会有哪个人将钟声与生产队长联系起来。石小易很是奇怪,明明是队长敲的,却偏偏想不到队长,人心真是难说清的啊。

石小易倒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连找到了三四个友好的目标,但没谈几句话就让她失望了。不知为什么她们都认为她是喜欢书本、报纸的,尽跟她谈书本、报纸上的事情,比她懂得少的请她来谈,比她懂得多的就啦啦啦啦没完没了地显摆。事实上她看中的是她们的能干,她们干活时那美丽、洒脱的样子让她想起来就激动不已。但她们却同她谈书本,无论懂得多还是懂得少的都让她觉出了笨拙。她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选能干的作她说话的朋友,这似乎有些荒唐,但笨手笨脚的人她是决不会找的。她想或许是她自己笨手笨脚的缘故?但这跟说话有什么关系呢?

石小易一直觉得她的笨手笨脚是与母亲有关的。母亲是个勤快、利落的女人,她总是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使家里人穿戴得干净整洁,这让她在村里赢得了极好的名声。她便愈发要显示她的勤快利落,将家里一切的事情担在身上,不肯给别人任何的机会,谁若想帮帮她,她便受了侵犯似的死死地守护那些事情,反让要帮她的人讨个没趣。久而久之,家里的其他人就习惯了她的守护,不再插手家里的事情,包括搓洗每个人换下来的脏衣服。这使石小易十五岁还不会洗衣服,更不要说做针线一类的事情,而石小易的父亲和哥哥则从没做过一顿饭,若没有母亲他们的挨饿是肯

定无疑的。后来石小易开始做一些家务是由于嫂子的到来，嫂子是个比母亲更勤快、要强的女人，她不仅强行做了原属于母亲的事情，还好言相劝使母亲甘心丢弃了过去的一切。母亲从此开始堂堂正正地做起婆婆，为了显示她的公正，她首先要石小易学洗自己的衣服，然后又让石小易将洗碗、喂猪、和煤泥这些粗活包揽下来。石小易不高兴做或者做得笨手笨脚，母亲便当了儿媳的面训斥女儿，儿媳则一边得意着一边代替石小易去做。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要重复一次，渐渐的，婆媳贤慧、和睦的名声传遍了整个村子，而石小易却在其中付出了代价：不仅要干家务，还要承担懒惰、笨拙的名声。直到石小易下地挣起工分，母亲才接替了石小易的粗活。可是，石小易由来已久的笨手笨脚却无法在短时间里改变过来，好在地里也多是粗活儿，又人多眼杂，滥竽充数还是可以应付过去的。石小易并不因此就忘记母亲对她做过的一切，她在家里很少说话，只冷眼观望着嫂子屋里屋外地忙碌，观望着母亲和嫂子相互的亲热和体贴，还有哥哥对嫂子的亲昵的称呼——嫂子叫王淑珍，哥哥只叫嫂子一个“珍”字。石小易每天每天地想，他们一个个的多么正经多么高尚啊，可是，他们眼里几时真正地有过她石小易呢？

石小易没有想到，正在她苦于对友好的寻找时，一个人却主动地寻到她的头上来了。

一天早晨，石小易扛了把铁锄走出院门，猛然发现靠墙站了一人，定睛细看，竟是在街西头住着的陈西云。石小易就有些奇怪，从街西头下地是最近的，她跑到街东头做什么来了？还没待问，就见陈西云已伸开手臂揽住了她的肩膀。石小易晓得这是女孩间最亲热的表示了，可是陈西云的年龄大约有两个女孩大了吧？她听到陈西云在她的耳边说，早就想来找你了，你这个小东西。

石小易不知怎样来对付陈西云突如其来的亲热，陈西云将她

的肩膀扳得死死的,使她感觉到一种不容拒绝的力量。这陈西云她倒是每天可以见到,也多少听说过些她的事情,晓得她已三十多岁,男朋友不知谈过多少,至今却仍是孤身一人。平时她很少理人,别人理她她也冷冰冰的,连生产队长都怵头跟她说话,每天派活总是通过妇女队长传达给她。石小易看看陈西云,不大相信那话是陈西云说出来的,亲热、娇嗔,还有些霸道。

陈西云真的已经不是女孩子了,额头有了浅浅的皱纹,眼角的鱼尾纹也多得数不清,还有那张黑黑的脸,虽是光滑,但一个黑就遮了一切的美了。石小易发现她的眼睛也不难看,眯起来细长细长的,睁开来却可以很大很大,可惜也没长对地方,似陈西云这样的年龄,只靠一双眼睛已是远远不够的了。

石小易还知道,像陈西云这样的老姑娘村里头很有一些,有人细细地数过,三十岁以上的有十二个,二十五岁以上的有三十一一个,哎呀呀,三十一个老姑娘若集在一起,那该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啊。即便单个地说起来,这些老姑娘似也大多有些不凡的经历,不然不会个个地那么牛气。她们至少是为生产队出过大力,从青春年少到现在的十几年里,哪快地里都不会少了她们的身影和汗水,按老人们的话说,如今干活是没法跟前些年比了,前些年那是什么样的干法,就好比锄谷苗,一猫腰就是一垅地,一垅地就是半里地长啊。你想擦把汗,你想伸伸懒腰的工夫都没有呢。还有锄地那套本事,随便拎出个闺女儿也比如今的小伙子是样儿,如今那叫锄地? 那叫耨地还差不离儿。

石小易不晓得前些年是什么样子,也不想知道,就算她们过去了了不起过,如今不是都一样了么? 再说她们了不起那会儿,也没见生产队起过一座金山什么的,不是照样受穷? 传出的有关她们的事情,更多地倒是为年底分红跟父母吵架,为单独住一间房跟兄弟姐妹打得不可开交等等。她们大约在生产队干得出众,受到了夸

赞,就以为自己真的了不起了,就心比天高,处处要显得与众不同,衣服要比别人多出几件,住房要对得起这些年的工分,嫁人更要嫁个让村里人羡慕的,比如城里挣工资的,比如部队上能带家属的军官,最不济也要找个小学教员吧。有人说都是这村子离得城市太近的缘故,蹬上自行车个把小时就到了,个把小时的两边就是两个天地啊,心高的她们能不心动吗?可是,她们在地里干的年头太长了,风吹日晒损坏了她们娇好的面容,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吞噬了她们本就可伶的一点文化知识,那些让村里人羡慕的人见了她们会对心动的她们心动吗?就好比陈西云这样子,若是不黑也许不难看的,可是黑已注定要伴随着她了,除非她能再重新活一回,重新选择远离土地的生活。

不过即便是黑,陈西云也不肯放下老姑娘的架子,傲得什么似的,跟外人傲,跟家里人也傲,据说她从挣工分的第三年起就再没叫过她的爹娘,为的是年底分红爹娘把分到的三十块钱全部扣留下来,没分给她一分钱。她与她的弟弟、弟媳也一样生分得如同路人,弟弟、弟媳不喜欢她的盛气凌人,话里话外盼她早些嫁出去。她因此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索性逼迫弟弟、弟媳从后院搬到前院与父母同住,自己则单独住进了后院。人分开了,饭还在一起吃,父母想分她也不分,她怕是不想丢掉不做饭不洗碗的待遇,这大约是这村里未出嫁的闺女惟一优厚的待遇了,哪一个肯轻易放弃呢?

眼下的陈西云似乎一点也没在乎石小易惊诧的目光,她就像个老朋友似的不停地说着话,她的声音是粗哑的,回荡在空气里很有些分量似的。石小易几乎没听到过她的声音,这声音的突然到来,使她有一种完全是面对陌生人的感觉。她听到陈西云说,石小易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这就人就这样,不说话是不说话,一说起话来就停不下了。她说,我早就注意你了石小易,你跟队里那些混蛋们都不一样,你是个可以说话的人,你还是个心里透亮的人,就是

干活儿笨点儿，这算不了什么石小易，我可以帮你，干长了就会巧起来的。其实巧不巧的也没关系，不像我们那会儿，拼了命地比谁会干活儿，让人家夸一回就像做了一回皇帝似的。结果呢，忙活半天落下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啊，就剩了你跟前这么个人儿。看见没有石小易，这脸黑的，这手糙的，还有这腿，看着好好的，下雨阴天就疼得路都不会走了。石小易就去看她的脸，她的手，还有她的腿，她手上的骨节十分突出，小指弯曲地靠向无名指，似已绝了伸直的希望；而她整个的手背就仿佛一块黑褐色的土地，却又没有土地原本的湿润，是那种干裂的缺水的土地。石小易想去摸一摸，陈西云缩了回去，她说，别刺着你的手。她又说，你先别得意，早晚你的手会变样的，就像西雨那东西，刚回来那会儿一双手软得像面条，三年下来就跟钢锉似的了。如今手变硬心也变硬了，整天跟媳妇合伙来对付我。不过我也不怕，他媳妇的手还没硬起来，我一个指头就能顶她一只手的力气。

西雨是陈西云的弟弟，石小易注意过他，他很少跟人说话，却不像姐姐一样的傲气，倒有些羞怯的样子；他不说话却引人注意是由于他的个头儿，站在人堆里他永远可以鹤立鸡群地超出所有的人，这使他晃来晃去的身影足可以代替说话，他一天到晚一言不发也不会有任何人忽视他的存在。但或许因此他也吃了大亏，队里的重活儿从来是留给他的，一般的大家都能干的活儿倒没了他的分儿，一年四季里他常常不仅要领受身体的劳累还要忍耐精神的孤单。石小易下地以来，还从没跟他一起干过活儿，只上工下工时，看见他十分孤单地走在低矮的人群里。

陈西云一路揽着石小易的肩膀一路说着话，便来到了村口的大树下。

树是棵老槐树，一半的树枝都干枯了，另一半却仍郁郁葱葱，十分的茁壮，钟就挂在一根干枯的树枝上，让人觉得那树枝的干枯